

新康德主义与 文化哲学转向

XIN KANGDE ZHUYI YU WENHUA ZHEXUE ZHUANXIANG

刘振怡◇著

新康德主义与 文化哲学转向

XIN KANGDE ZHUYI YU WENHUA ZHEXUE ZHUANXIANG

刘振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康德主义与文化哲学转向 / 刘振怡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81129 - 496 - 5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新康德主义 - 文化哲学
- 研究 IV. ①B084②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5666 号

新康德主义与文化哲学转向

XIN KANGDE ZHUYI YU WENHUA ZHEXUE ZHUANXIANG

刘振怡 著

责任编辑 杜红艳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96 - 5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新康德主义内部流派分析及其核心概念界定	22
第一节 时代背景分析	22
第二节 新康德主义之中的文化哲学趋向	28
第三节 新康德主义核心概念分析	37
第二章 弗莱堡学派: 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分	46
第一节 文德尔班关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	48
第二节 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	60
第三章 卡西尔的符号 - 文化哲学	75
第一节 文化哲学的提出	76
第二节 文化哲学主题: 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	85
第三节 文化哲学的印证: 文化科学何以可能	89
第四章 关于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 模式的特征分析和价值判断	97
第一节 哲学合法性的重构	98
第二节 哲学自然科学化的消解	106
第三节 普遍理性主义思维定式的执著	115

第五章 新康德主义与文化哲学发展	120
第一节 新康德主义与 20 世纪西方文化哲学	12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哲学	148
第三节 对中国当下文化哲学发展的启示	163
结 语	172
参考文献	175
附 录	184
后 记	207

导 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化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兴奋点。概览国内学界近 30 年的文化哲学研究,我们发现,对这个领域的探索已经从最初引进翻译国外学术著作的阶段发展到独立系统地著述阐释阶段,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的文化哲学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它不仅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探求着人之为人的形而上基础,同时也表征着我们对时代面临的文化困境所作的理论努力和理想希冀。但是,在繁荣表象背后,也潜藏着许多不容回避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文化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例如,文化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文化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在现当代哲学发展进程中,文化哲学的凸显力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传统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还是现代的语言分析论、存在意义论以及后现代的多元叙事理论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本书力图通过分析新康德主义在文化哲学转向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解读文化哲学的内涵,探讨文化哲学的未来走向和深远影响。

一、西哲史上两种哲学理解范式的历史演变

从根本上说,在人类文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一直与人类相伴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抽象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具有历史生成性的理性活动和文化建构。我们在探讨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体

系、理论观点时,需要厘清贯穿于整个哲学历史发展当中的主导线索。因此,在探讨文化哲学的思想内涵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各个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或者是梳理这些理论观点的前后发展顺序,而是要把握住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理智力量”,即理智活动所采取的运思方式。这种“基本理智力量”只有在思想活动的逻辑演变过程中,才能被人们所把握。文化哲学与其说是由一些个别学说体系组成的,不如说是哲学发展进程中理智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要历史地考察和再现文化哲学,必须要把厘清这些“看不见”的主导线索视为哲学研究的最高任务。这种理智活动所采取的运思方式被称为“哲学理解范式”,它对于我们把握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范式”?明确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哲学家 T. S. 库恩。20 世纪 60 年代,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论述中首次使用“范式”这个概念,以此来描述科学的发展历史与演化进程。他对“范式”的界定是: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规定了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由此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对特定理论发展线索及其逻辑的理论描述,它总是与特定的、处于成熟形态的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已经突破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成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的一个基本表述范畴。

那么,何谓哲学研究范式?尽管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明确的回答,或者说他们理论当中隐晦的答案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可参照的标准,但是,哲学研究范式一直是我们理解他们思想的重要参考尺度。我们可以依照库恩的思路,尝试对哲学研究范式作一个基本的界定:哲学范式就是在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和各式各样的哲学专题)当中,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运用的最基本的运思方式和路数。在这种意义上,“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

和路数。在很多时候,对于哲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研究什么,更在于如何研究”^①。因此,哲学范式的创新,指的就是哲学的概念体系、理论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社会功能的总体变迁。

(一)西哲史上两种哲学理解范式

一般而言,哲学代表着人之生存的超越性和批判性维度,它不是一种既定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具有不断超越性的理性分析活动和批判活动。哲学研究范式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基本方面的内涵:一是哲学的主题和对象,即研究什么的问题,它反映了哲学的时代性,哲学通过它的研究主题表现其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性;二是哲学理性同所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之间的关系,即怎么研究、从什么视角和方位研究的问题,它反映了哲学是对一定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这理所当然地涉及哲学的功能和社会定位问题。因此,从这个内涵出发,哲学范式的转换也必然会带来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社会定位的转变,它将涉及哲学理性活动的一切基本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哲学理解范式考察哲学发展史时,必须要有明确的理论前提,即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代表着不同的哲学合法性论证(抑或我们称之为元哲学性)和理论视域的界定。否则,就可能导致范式概念意义的泛化,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具体说来,通过对西方哲学历史的整体反思,我们总结出,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渗透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理解范式:一个是寻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哲学理解范式,另一个则是探究价值意义的文化哲学理解范式。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践哲学理解范式。在本书当中,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代表的是同一个哲学研究范式:在哲学研究对象上,二者都把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在哲学研究方法上,二者都反对抽象的普遍理性主义方法的束缚;在哲学功能和社会定位方面,二者都把哲学引向人的生活世界,体现了人的生命价值、意义,把自由人性和哲学的自由思想还原为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因此,作为同一个哲学研究

^① 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范式的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是趋同的。

其实,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体现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哲学研究范式,它所蕴涵的哲学研究方法,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西方哲学素有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两大传统。”^①从哲学产生之初,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研究和探寻的基本方向:一条是米利都学派所开创的、旨在研究现实世界认识问题以及对认知过程本身研究的自然哲学道路,这条道路开启了思辨意识哲学研究范式;另一条是由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创的、旨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问题的自由哲学道路,由它衍生出后来的文化哲学研究范式。自然哲学的思维范式特点是: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面向外部自然世界,揭示外部自然存在及其规律,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都是用以说明外部世界本原以及人是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这种理论思维经过德谟克利特的改造,形成了具有科学主义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②而实践思维的思维范式的特点是:它以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生活等人文科学的发展为基础,面向人的生活世界,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由本性。后者与前者不同在于,实践思维所研究的不是自然世界的人的思维的关系问题,而是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种思维传统的相互作用和交替发展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之中。

思辨意识哲学与文化哲学两种研究范式最早并存于古希腊哲学之中,文德尔班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指出,“‘哲学’指的恰恰是德语‘Wissenschaft’〔科学〕。按照这个涵义,一般哲学指的是我们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而个别‘哲学’指的是特殊科学,在这些特殊科学里我们要研究和认识的是现存事物的个别领域”^③。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对宇宙观和人

①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绪论”第8页。

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意义上的纯哲学,这是古希腊哲学当中的主导性范式。同时也存在由个别学科上升而来的哲学,“有关人的天职和使命问题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且使有关正当的生活行为的教导成为首要目标,最终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①。如宗教、道德、美学、政治、科学等等。“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②因此,文德尔班认为,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哲学问题可以分为围绕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和围绕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前者表现在以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知识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中,而后者则体现在以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宗教、道德、美学、政治、科学等各门具体学科之中。由于两种理解范式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理论旨趣,导致了二者在后来哲学发展中截然相反的历史命运。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自然的数学化与机械自然观被逐步确立起来。由于追求的理论旨趣相同,意识哲学范式与自然科学相融合,同时也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所支配。自然的数学化结构是近代科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仰追求,意识哲学受其影响,也用自然科学所形成的无限的世界图景来构造哲学理论体系。“它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同时,又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

①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绪论”第8~9页。

②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绪论”第11页。

例。”^①因此,这种研究范式导致了人和生活世界的疏离,把人等同于机器,忽视了人的具体历史存在性。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当中,思辨意识哲学范式开始逐渐凸显出其主导地位,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当时哲学研究的主流形态。

直到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被压制的、彰显人的价值、意义的文化哲学理解范式才开始慢慢复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许多哲学流派都把文化哲学作为其理论研究主导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回归人的存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在西方哲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康德、维科、生命哲学、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哲学人类学、人类文化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思想家和思想流派都对文化哲学理解范式的自觉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以弗莱堡学派和马堡学派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对自然科学赖以存在的因果关系、线性决定论等因素的作用范围进行了限定,打破了普遍理性的统治及其带来的大一统的世界图景,从而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保留了可能性空间。因此,文化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人类理性深化的必然结果。

(二)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

尽管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解范式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所显现,但是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哲学史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思辨意识哲学理解范式。文化哲学的凸显是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西方文化哲学凸显的演变逻辑:

1.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与黑格尔通过对文化概念的系统阐述,已经具有了文化哲学意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与《历史理性批

^① 衣俊卿:《关于人学研究内在局限性的反思》,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判文集》当中,详细论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明确区分了“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康德说:“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①同时,人与文化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创造的,在自然中,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也是文化。在康德的关于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的三个维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存在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的实现途径。通过对文化这三个维度的分析,康德突出强调了文化在人的主体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张力问题。康德明确区分了“文化”与“文明”,他认为“文明”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技术性的事物,而“文化”则是人类内在的、深层的本质力量的精神。黑格尔则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绝对精神当中,把绝对精神发展到每一个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称为“文化”。在他的历史哲学当中,他把文化规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任何一类的东西能够归属于文化的领域……就是属于‘思想的形式’”^②。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化哲学还主要局限在阐释文化与自然、自然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上。从本质上而言,它对文化的强调是同其哲学体系对主体性的张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崇拜理性的思辨意识哲学仍然是德国这一时期哲学的主要特征。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化概念虽然没有对主体意识的根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或者说,不能因为思想家们提出了“文化”概念,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哲学,但它为文化哲学作为哲学理解范式的产生提供了问题域。同时,也为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前提。

2.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只是在思维范式里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那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5页。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么,以泰勒、摩尔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以兰德曼、舍勒为代表的文化哲学人类学家,则通过对文化来源的挖掘、对文化定义的阐释和对文化本质的规定,从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实证层面上印证了文化哲学产生的必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不论是早期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还是后来的相对主义文化学派、功能主义文化学派,他们都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文化”的起源问题,对文化特性、本质进行了各自的论证。他们自觉地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外延上涉及具体的文化演进、文化模式、文化功能的论述。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的哲学思想中,不知不觉地包含着某种自发的文化哲学的召唤。

3. 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世界历史发生了不仅仅是时间上,同时也是空间上的转化。在由地域时代向全球化时代的转化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等地域文化相互作用,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开始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在这个时期,反思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西方理性化进程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弊病以及与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相伴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危机,促使思想家们从文明更替的角度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等。他们的文化哲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从文明(文化)划分和演变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强调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历史视为文化有机体的兴衰沉浮的过程。他们把社会历史作为理论研究单元,通过对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进行哲学思考,认识到文化构成了各个民族生存结构的内在的本质和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了不同结构的群体组成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他们对文明的反思与认识,并对未来文明的发展形态作出了预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历史哲学多是采用比较和归纳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不同地域文明。他们在对不同地域文明的区别与演化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将历史上出现的文化形式或文明形态归纳成不同的类型,或者将现代社会的文明形态依据地域、传统等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对这

些不同的文明类型进行比较研究,从比较分析中对他们所推崇的文明类型或文化形式进行评价,在深层的理性层次上认识这种文明形态,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未来的发展前途。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客观上要求对划分和归纳的标准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因而,哲学家们除了认真研究不同文明形态(或是文化形式)的具体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大体脉络、运行机理及其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剖析,形成区别于具体文化现象研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这种研究方式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促成了文化哲学思维范式的产生。

4. 到20世纪初,面对西方现代科技理性的普遍化、工业文明的弊病,许多哲学家从关注人的生命价值、人的自由与责任出发,通过反思和批判理性化进程,彰显人的个性,形成了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代表学派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等。他们关注人的个体存在,以人的个体的存在、人的本质和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个体状态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特质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上进行研究和剖析,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工业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控制。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工业文明批判和反思的视角也各有侧重点。例如:弗洛伊德关注的焦点是对人的本能与文明本质内在联系的探索,而法兰克福学派侧重批判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他们的文化哲学理论因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各具特色、相互影响,成为了西方文化哲学中内容最为丰富、争论最为广泛的组成部分。此外,这种关注个体存在、生命价值意义的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在内涵上印证了文化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思维理解范式,它更体现了一种人之存在的应然状态。

5. 20世纪的思想家们不仅对工业文明的不良后果进行反思,批判了技术异化和文化异化现象,而且他们也在积极地探索隐藏于技术异化与文化异化背后的深层原因。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里明确指出,文化的危机导致了欧洲的科学危机,欧洲文明的危机

体现了现代西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为了寻求危机存在的根源,胡塞尔提出“还原”理论,对事物加以“本质直观”,以期达到对文化“根基”的追问。胡塞尔把欧洲文化危机的消除寄希望于回归“生活世界”,赋予“生活世界”以更多的意义价值和文化批判意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排除了科学世界的、“直接地被给予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可经验的”领域,他认为,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之存在的意义基础,在文化危机中失去的人的价值才能复归。因此,“生活世界”理论,不仅仅是胡塞尔晚年现象学的第一主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而言,胡塞尔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哲学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的彻底颠覆。哲学应该冲破科学世界的束缚和异化,回归到生动鲜活的,具有原初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说:“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①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走向批判的文化哲学,他用超验的方式去解决经验的问题,还局限在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里进行科学形而上学的建构。

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许茨、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也对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如海德格尔在其老师把生活世界界定为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基础上,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在,即,意义的澄明”,就是生活世界;许茨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决胡塞尔所面临的思路难题,认为“生活世界就是给定的意义结构”;而哈贝马斯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进行综合,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主体间交往的意义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些论述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推动了作为哲学理解范式的文化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此外,从文化视角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哲学审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也是文化哲学作为哲学的理解范式所产生的一个

^①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不可忽视的透视环节。科学技术的功利化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使许多哲学家深入研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努力寻求二者的融合,代表人物有罗素、库恩等。他们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整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体现。因而,如何看待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了文化哲学研究视域中科学技术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特别是随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哲学领域一直贯穿着由思辨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交锋。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哲学研究主题发生改变以及各个学派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所致,其实在更深层次上而言,它则体现了西方哲学史内在逻辑演变中由传统思辨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在文化哲学理性自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和区分这两种哲学范式的,当属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卡西尔为主要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思想流派。新康德主义针对西方近代理性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哲学的自然科学化、文化科学被实证科学所支配的状况,提出应该把价值、意义等问题重新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用文化哲学理解范式替代排斥差异性和个别性的思辨意识哲学研究范式。

二、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

新康德主义最早是继黑格尔学派解体以后在德国出现的一个哲学流派,确切来讲,它更是一次“德国哲学史上继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统治德国大学哲学系最久”^①的哲学运动。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新康德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方各国复兴和重新解释康德哲学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新康德主义学派内部尽管分支众多、观点迥异,但他们都主张“回到康德去”,试图通过复兴和重新解读康德的有关理论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康德主

^① 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义流派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数以百计,形成了许多在理论上各有特色的支派,例如,早期有以朗格为代表的生理学派,以及后来的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也称西南学派),以柯亨、卡西尔为代表的马堡学派等。他们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展到文化批判,力图通过突出意义、价值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实现对以往哲学的彻底改造,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哲学理解范式的重新复苏。

(一)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主要内容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提出,现实的世界应该包括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恢复文化科学的合法性,克服哲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就必须把文化哲学从思辨意识哲学的理解范式中解放出来,重新把价值和意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他们认为,自然是指那些在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综合;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创造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所保护着的东西。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新康德主义批判前人(例如康德和黑格尔)假设性的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差别,提出应该从主观方面探讨二者之间真正的区别。通过正确理解自然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区分,提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应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李凯尔特指出,传统的思辨意识哲学范式是一种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追求普遍化的方法,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文化(历史)科学应该采用个别化的研究方法。此外,弗莱堡学派把先验主体对于对象(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当做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把对文化历史事件的评价当做哲学的主要内容,突破了传统的思辨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否定了逻辑理性的实证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解释上的有效性。

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则通过符号形式分析,对文化哲学的建构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卡西尔在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基础上,试图用符号形式哲学的思路,去展现人性的生成与发展,完成“人是什么”的文化解答。“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